

亦舒新经典
YISHUXINJINGDIAN

若是真正珍惜一个人一件事
或是那只指环，你就该目不转睛，
小心呵护，莫待失去之时，才惨声呼痛。

无论是谁，在人生某个阶段，
一定曾经跌倒过，
满身血，凶手就在后边追杀，
可是，只要还剩一口气，
就得再爬起来逃命。

众里寻他

亦舒
著

广东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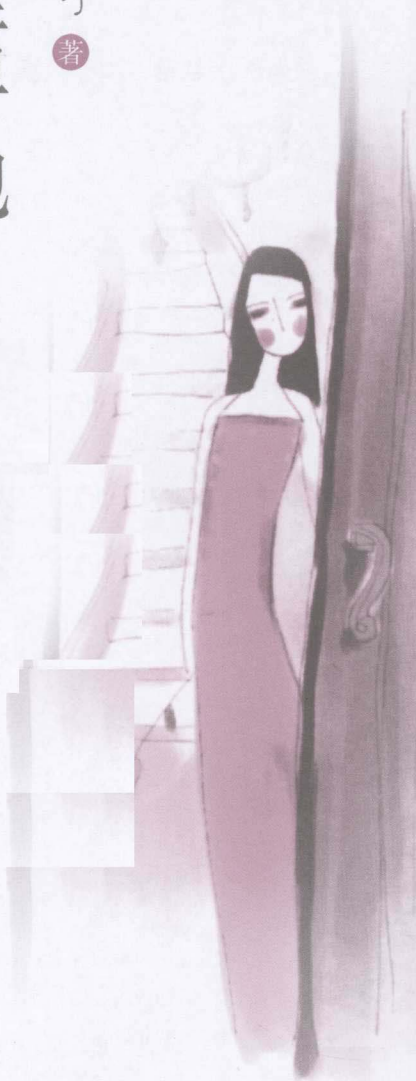


亦舒新经典
YI SHU XIN JING DIAN

亦舒
著

众里寻他

若是真正珍惜一个人一件事
或是那只指环，你就该目不转睛。
小心呵护，莫待失去之时，才惨声呼痛。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 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(不含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)发行、销售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众里寻他

亦舒著.

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9.3

(亦舒新经典)

ISBN 978-7-5360-5616-9

I. 众... II. 亦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11954号

责任编辑: 詹秀敏 李 谓

特约编辑: 丁树伟

封面设计: 黄炜瑜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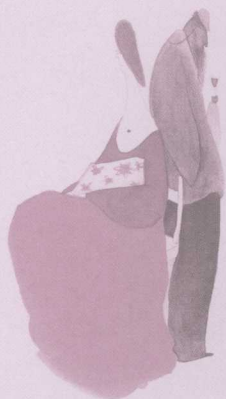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 6 1 插页

字 数 90,000 字

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1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

方倍对父母的工作完全不感兴趣。

她是王正申与孙公允的唯一女儿，父母均是建筑师，王正申开设建筑事务所，在行内相当著名，工作范围伸展到欧亚美洲。

孙公允女士曾接受建筑文摘访问，她专职帮客户往全世界采购古董建筑材料，然后，设法贯通融汇装置到他们家中。

两人都是长袖善舞的生意人，品味高雅收敛含蓄，叫客户欣赏钦佩，一家人生活得极之舒适，夫妻唯一烦恼是王方倍。

方倍貌仅中姿，除出一双眼睛还算有神，其他均属平平，母亲五呎六吋，她却矮两吋，但还比妈妈重十磅，孙女士穿四号衣服五号半鞋，倍倍却穿八号上衣七号鞋，换句话说，倍倍毫不秀气，她是大块头。

母亲时常嘀咕。



“倍倍，你还在喝汽水？巧克力糖是孕妇吃的，白饭白面包最坏，记住，喝绿茶清水，吃蔬菜及清蒸鱼。”

方倍唯唯诺诺，是是是，是是是。

管家大力开关冰箱，“孩子们不吃蛋糕饼干汽水糖果吃什么？”

方倍过去搂住胖胖的管家瓜达露比，“说得好。”

孙女士无奈，“倍倍，我拿你怎么办好呢，我像你这样年纪之际，随父母出游地中海寻找古董——”

方倍微笑，“抢夺，母亲，巧取豪夺，一个国家的文物应当留在该国，拿破仑抢去米路的维纳斯，英国人搬回巴特农神殿的浮雕，都是盗贼行为。”

原籍墨西哥的管家有感而发：“西班牙为黄金将印加人灭族。”

孙女士秀丽的面孔绷紧，“倍倍，至少功课做好些。”

“我平均分八十二。”

“父母指望是九十二。”

方倍嘻嘻笑。

“加油，努力一点，你做不到。”

管家提醒东家：“太太，时间到了，客户等你。”

孙女士喝完咖啡匆匆出门。

管家喃喃说：“我是她，早就退休在家多养几个孩子过着充实忙碌的幸福生活。”

可见每个人心目中的成功与快乐完全不同。

管家问方倍：“你打算怎样？”

方倍摊摊手，“做回我自己。”

“八十二分在这个家里不够好。”

“可是，做到九十分已得作其极大牺牲，优生生除却读书，没有其他，睁开眼睛就是笔记与书本。”

“你不怕父母失望？”

方倍对父母十分了解：“他俩是有些许遗憾，但他们仍然爱我，或许，因为生得我比较愚鲁，故此内疚，爱我更多。”

她约了同学打水球，咚一声跳进泳池，每个暑假晒得黧黑，整管鼻子上都是雀斑。

父母都是聪明人，因此不会勉强女儿也做聪明人。

方倍边吃午餐边看报纸。

她最感兴趣的一页是分类广告，每一则都有足够魅力令她细读。

是，方倍完全不像她那对漂亮精明能干的父母。

今日，最有趣的一则小启事是一段寻人广告：“你在一街与海旁路交界的红胸鸟餐馆与我交谈，你年约四十，英俊有礼，你如记得我，请电九二五三四五七。”

嗯，当时她没有鼓起勇气问他要姓名电话。

还有另一段：“你见过我的小鸚鵡吗？在柏克商场失踪，绿羽、黄冠，愿付酬劳。”

啊，失去才知珍贵。

方倍读得津津有味。

然后，她的目光落在讣闻上，先看到一个小男孩的照片，她惘然，



轻轻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发生什么事？她细细读起来：“尹永聪，终年十三岁，平安在父母怀抱中辞世，他为癌症奋斗一年，我们特此感谢儿童医院的医生、看护、员工，家人将于周六下午二时为他在深湾游艇会举行悼念会。”

方倍不能释怀，她看看时间，“我出去一次。”

管家追出来，“下雨，用四驱车。”

他们都把她看紧紧的，生怕她走脱，或是有邪恶的神灵来把孩子带走，所以古时华人替幼儿戴上金锁银锁，锁住在人间。

方倍抵达深湾游艇会，发觉亲友已陆续进来，脸容略为凄惋，可是无人流泪，各人都控制得很好。

方倍坐在一大束百合花旁边，有人过来招呼她：“你是永聪的补习老师吧，我是他小舅。”

那年轻人给她一杯矿泉水，坐在她身边。

那日下雨，空气特别清新，使方倍觉得有点凄凉。

年轻人说：“别难过，他没有痛苦，家人十分爱他。”

方倍脱口问：“他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？”

“英式榄球。”

方倍微笑，她低声问：“是怎样发现病源？”

“一日在学校草地，球打到他太阳穴，他当场晕厥，送到医院，检查后发觉脑里有肿瘤，做过两次手术，终告不治。”

“那边是他父母吗？”

“那是外公外婆，即是我爸妈。”

方倍点点头，都还那么年轻。

“永聪有女朋友否？”

“他曾对我说，他仰慕一位少女补习老师，那是你吗，请问你尊姓大名？”

方倍连忙回答：“不不，那不是我。”

“但今日只有你一个补习老师来悼念会呢。”

这时，长辈叫他，年轻人走到亲人身边去，方倍唏嘘，她留下些许现款捐赠儿童医院癌症科，悄悄离去，她十分肯定尹永聪已经安息。

回到家，她忍不住写了一篇小小文字，平实忧伤地写给永聪，告诉他，家人是何等勇敢坚强。

这类题材最不好写，可是，世上没有容易处理的作文题目，社会越是文明，感情越是内敛，夸张的悲悼与爱却都叫人发笑。

但是方倍简单的文句真挚诚恳，她写完之后，传真到报馆去。

然后，像所有放暑假的少女一般，忙她自己的事去了。

她对管家说：“我昨夜做梦，在一间光线幽暗的时装店挑选新衣，我从未见过那样多华丽新颖不落俗套的漂亮衣裳，眼花缭乱，美不胜收，而且售价廉宜，我挑了一大堆，欢欣莫名。”

管家看她一眼，“在我们家乡，那是象征挑选夫婿。”

方倍诧异，“是吗，多么有趣。”

“你可有挑中一件白裙？”

“没有，都是彩色缤纷，有些还钉着亮片。”

“你做有颜色的梦？”



方倍笑答：“我的梦全部七彩。”

“有这种事，让我去问问长老。”

方倍说：“瓜，”她一直这样叫管家，“这个瓜字，是唯一在国、粤、沪三言中发音几乎一样的字。”

管家惻然，“那许多方言，你们不觉痛苦？”

“所以我们特别爱诉衷情。”

“那些方言，都类似吗，都容易听懂吗？”

“好似法语与英语之别。”

“难为你们了。”

就在这个时候，同学坤容来电话找她，声音急促：“方倍，沪语是否即上海话？”

“是，有事吗？”

“你谙沪语，请即到西区医院急症室来一趟，有一小女孩需要翻译。”

方倍知道坤容在医院做义工，“是何种案件？”

“你不会想知道。”

“我不知如何帮忙？”

“她父亲枪击女儿后企图自杀，七岁的她当场晕厥，胸部中弹，万幸救回一命。”

方倍一时没听清楚是万幸还是不幸，她答：“我马上来。”

管家急急说：“你爸妈今日在家吃饭，有话同你说。”

“耶，耶。”

管家啼笑皆非，自三岁起，她叫这小孩收拾玩具，小孩就如此敷衍她：耶，耶，至今不改。

方倍赶到医院，只见坤容欢喜地说：“翻译来了。”

医生与看护齐齐叮嘱：“不要刺激伤者，有什么话，慢慢说。”

方倍点点头，一个年轻警察迎上来，“我想录口供。”

方倍见他是黄种人，便用普通话说说：“小孩伤势如何？”

谁知警察答：“我是韩国人，不谙中文。”

方倍改用英语，“我会尽力做。”

方倍知道医院好比联合国，拥有五十多个义工翻译。

小女孩躺病床上，静静不出声，紧闭嘴唇。

方倍轻轻走近。

百忙中她也有备而来，手中拿着一本中文成语故事，她坐在她身边，打开七彩图书：“精卫填海，这故事你听过吗？”她悄悄地说：“还有蜀犬吠日，草船借箭，曹冲称象，都是好故事。”

小女孩不出声。

韩裔警察紧张问：“你真会说她的方言？”

方倍转过头来，“你们怎样得知她是沪籍？”

“居所中有身份证明文件，一家三口九个月前移民抵埠，此刻女孩母亲不知所踪，许已返回本国。”

方倍轻问女孩，“你有上学吗？”

女孩仍然不出声。

方倍知道这决非好现象，问了几个问题，然后像自言自语般说：



“你爸爸伤势稳定，明白稳定的意思吗，那即是渐渐会恢复健康，同你一样。”

本来她想道，“你爸枪法不准”，可是终于忍住，中外有别，华裔不会欣赏黑色幽默。

方倍叹一口气，人生磨难林林总总，没完没了。

小女孩张嘴：“爸爸……”

“你叫朱昌是吗，你知道妈妈在哪里？”

韩裔警察又说：“这是何种方言？像鸟叫似。”

方倍不去理他，“在家爸妈叫你什么，小朱，朱女，小昌？”

女孩轻轻答：“日日。”

“呵，多别致动听，是日日，并非日日。”

警察问坤容：“她们说什么？”

坤容答：“我来自广州，你得像我一般加点耐心。”

方倍说：“警察先生想问你当时情况，你可以说一说吗？”

女孩答：“我什么也没看见，我在被窝里。”

方倍轻轻翻译。

女孩又说：“我爸爸不是坏人，他不会伤害我。”

警察问：“是他握着枪吗，是他开枪吗？”

女孩答：“我只听见膨地一响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方倍好像被人击中鼻梁，险些落泪，她轻轻问：“你痛吗？”

小女孩倔强地答：“不痛。”

“平日，爸爸爱惜你吗？”

“有好吃的，一定先给我，又教我功课，陪我去公园。”
看护进来，“今日就这么多。”

方倍点点头，坤容过来道谢，她一转头，看到那年轻警察还没有走，他走近她。

他自我介绍：“金彼得，我很钦佩你，我已不会说家乡话。”

方倍不想多话，只是微笑。

“现场同事告诉我，案情可疑，该处找不到凶器，而且，鉴证科有可靠线索，那父亲不是凶手，当时公寓里肯定有第三者。”

方倍脱口而出：“抢劫？”

“正侦查中，王小姐，我们或许还需要你，那小女孩似信任你，或许你可以继续帮忙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

他的电话响起，待他再抬头，方倍已经离去。

他有点怅惘。

方倍回到家中，父母正在商议家事，见到她，高兴地说：“女儿你回来得正好，我们在开会。”

“可有会议章程？”

王正申点头，“会说话了，懂得调侃父母，大跃进。”

“快来坐下，我们要到美国工作一年，希望你一起来。”

方倍立刻举起双手，“我不去。”

“小倍，这是吸收生活经验的好机会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毋须那样丰富资历，我住在小镇就很满足。”



王氏夫妇沉默一会，然后，孙公允抱怨丈夫：“都是你给她太多自主。”

王先生说：“女儿，我真希望你与我们一起工作。”

方倍答：“我读心理学，帮不上忙。”

“呀，心理学，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每一个行为都有内在原因。”

孙公允问：“那俄国人的狗，他叫什么？”

方倍微笑，“派符洛夫。”

王先生说：“华裔并不注重心理这回事，人人照着一本书行事：孝悌忠信，对朋友要有义气，还有，尊师重道，除此之外，都是邪魔鬼怪，以打骂治之。”

王太太看着女儿，“你不愿随父母工作，又是何故，三年前我俩往华南半年，你亦不曾随同。”

“心理上来说，有何不妥？”

方倍答：“我性情不近。”

“愿闻其详。”

“上次，你们往华南帮一个富商重建他家祠堂，我看过图片，做得像庙宇一样华丽。”

“小倍，那是得奖作品。”

“个人崇拜，那笔资金原本可捐赠希望工程。”

“那位业主的确有办学筑路。”

“可以捐得更多。”

王太太点头：“你不喜欢资本家。”

王正申说：“这次，我们替一位华裔太太维修一幢价值三千五百万美元的镇屋，那是她报业巨子丈夫送她的礼物，感谢她为他生下第二个女儿。”

生孩子得奖品？方倍忍不住笑。

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妇。

她答：“是，我听过这件事，那先生比他妻子大一百年，他前妻的子女已经六十多岁。”

“你来看看，你会喜欢。”

“我有时间会来探访你们。”

方倍跑上楼去。

王正申问妻子：“她吃过饭没有？”

王太太答：“你勉强她，她哪里还有胃口。”

“这小孩真怪，说起来仿佛矫情，但她确实对世俗名利毫无兴趣。”

管家出来收拾，听见了插嘴：“你俩真幸运，小倍至今未曾熨过头发穿过耳孔，也还没有男友，她生活似清教徒。”

孙女士问：“这是像谁？我少年时虚荣之极，一天到晚希冀出名。”

“我想拥有一辆银身红里的跑车。”

管家叹口气，“我渴望嫁个有钱丈夫。”

王太太问：“会否因为小倍什么都有？”

管家嘿地一声，“一个人怎么可能什么都有，贪婪是人类天性，小倍知足，这是她最大优点。”

王先生点头，“人类若不贪婪，哪会有电灯，还在点煤气。”



“不，茹毛饮血。”

大家笑起来。

王太太对管家说：“那么，未来一年由你照顾小倍了。”

“别担心，我们一向相处融洽。”

王太太说：“我希望她转读专科。”

管家声音严肃起来，“她是她，她已做得很好。”

王太太说：“是，你说很对，我十分明白。”

她心中不无遗憾，女儿并无不妥，但，却不是优秀杰出的女孩。

与她不同，她十九岁就取得第一个国家奖项。

王先生过去轻轻握住妻子的手。

孙公允抬头问：“这孩子像谁呢。”

方倍房间与整幢房子的简约优雅设计完全不同，她占着整个顶楼，

一张乒乓球桌上摆满功课；地上堆着书籍，三部私人电脑，电话电视，运动器材，把数百平方呎挤得满坑满谷。

私家小露台上还有喝下午茶用帆布椅，夕阳西下之际她最爱坐在那里看风景。

第二天早上，管家来替她打扫，“你没约会？”

方倍摇摇头。

“换上花裙子，约同学去吃冰，去。”

“他们拉队到墨西哥去了。”

“全体？我不相信。”

方倍正在看报上讣闻：“纪念：大卫，十年了，未能忘记你的笑声，

我听到你侄儿汤默斯大笑，我知道他完全像你，妈妈。”

方倍把小启递给管家读。

管家惻然，“人生磨难无穷无尽。”

“可怜的母亲。”

管家放下报纸继续吸尘。

“妈妈说我不知像谁，我会似叔父吗？”

“你叔父在大学做系主任。”

“那我也不似他。”

这时电话响，方倍去听，“是，我是王方倍，是我曾经给贵报投稿，啊，该稿将于明日刊登，太好了，家人向我致谢？”

管家悄悄退出门外。

编辑约方倍面谈：“随便你说个时间，我们希望继续得到你的稿件。”

方倍意外，“我下午三时可以到报馆。”

“你找冯乙好了。”

到达报馆冯乙迎出，他是个年轻人，平头方脸，白衬衫卡其裤，看到方倍，他意外，“是你？”

方倍微笑，“是我。”

“请坐，你写得很真挚，编辑部十分喜欢，没想到你是少年，还在读书吗？”

方倍交出学生证，他看过：“失敬，可以约你写散稿否？笔名也替你想妥，叫方舟如何？容易记，好上口。”



方倍躊躇，“我对自身写作才能并无信心。”

冯乙笑得弯腰，“你是唯一会那样说的人。”

“我没有把握定期交稿。”

“对于这点，做编辑的我倒有丰富经验。”

方倍见他如此幽默，不禁微笑。

冯乙相当起劲，他说：“我替你想好了专栏名称。”

方倍好奇，她也热心起来，“叫什么？”

“叫‘众里寻他’，你明白吗？”

方倍点点头，回答：“ICQ。”

冯乙本来怀着一丝希望，明知不实际，也盼望听到这土生儿说：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”他当然失望了。

他愣住一会，定定神，“是，你讲得对，人物素描，大城小景。”

“我愿意学习。”

“太好了，预约每星期一篇，你要督促自己。”

“万一没有题材呢。”

“请你思考。”冯乙指指他脑袋。

方倍愉快地答：“明白。”

“谁教你中文，是父母吗？”

方倍据实答：“我在中华文化中心办的中文班读了五年。”

她告辞，走到门前，因为高兴，她跳跃一下。

冯乙的同事看着少女背影，“她有写作天分？”

“真正有天分的人极之罕见。”